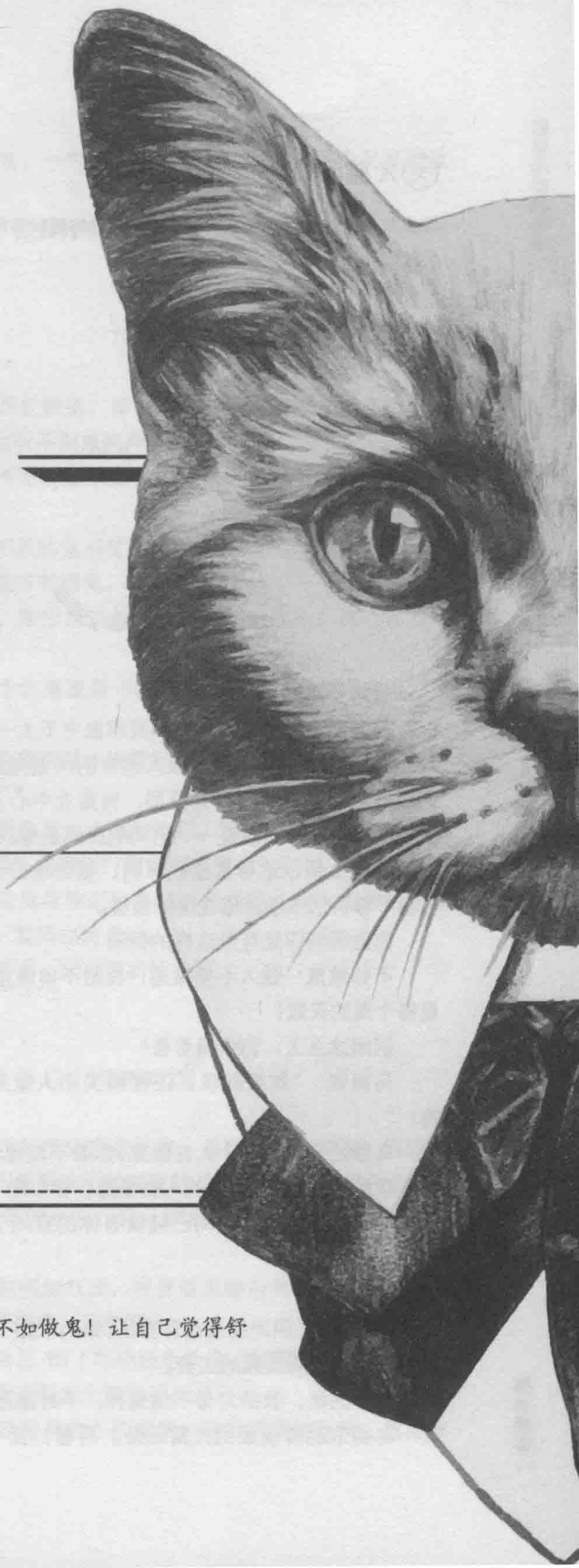


# 圆珠笔—— 里的 笔仙

B  
a  
l  
l  
p  
e  
n

文 / 蓝风幸

不如做鬼！做人不如做鬼！投胎不如做鬼！让自己觉得舒服，是每个鬼的天赋！



有点儿意思，有点儿故事。喜欢把所有恐怖题材写得逗比和治愈。



我死了四年了。

我是个鬼，讲真，做鬼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

人死后可以选择投胎做人或在阴间做鬼。而阴间完全就是个翻版的人间。有银行、有警局、有商业中心、有菜市场，甚至有学校……唯一不同的是——阴间的居民是鬼。

阴间之所以这样繁盛的原因，据说是因为人口爆炸，人间的容量不够，所以放点鬼在阴间缓缓。

因此阴间四处可见这样的标语：

不如做鬼！做人不如做鬼！投胎不如做鬼！让自己觉得舒服，是每个鬼的天赋！

阴间这么大，你值得看看！

马面说：“如果你现在还在嘲笑别人做鬼！五年后你就会后悔！”

马面还说：“十几个人在做鬼，你看不起他们；几百个人在做鬼，你不理解他们；成千上万的人在做鬼，你心动了；所有人都在做鬼，你想加入，对不起，阴间已经没有你的空间了！2016，再不做鬼就晚了！”

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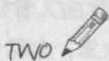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鬼在阴间生活也需要钱，钱的来源一是人间亲友烧的纸，二是鬼是在阴间工作的工资。

不幸的是，我的父母不信鬼神，不封建迷信，早就把“烧纸”这一老祖宗的传统丢到九霄云外。再者，我一直流连在人间，不

能在阴间工作。

所以我是个穷鬼，一个真穷鬼。唯一的收入是每个月冥府发的低保。

而我流连人间，是因为留恋一个人。



鬼虽能在人间四处飘荡，却不能碰触到人间的任何东西，人看不见鬼的身影，也听不到鬼的声音。

简而言之，人不可能意识到鬼的存在，鬼也不能对人和人间产生任何影响。

但总有些心术不正的鬼不甘寂寞。

比如我女朋友就非常招鬼。

她长得挺好看，所以身边总是一堆色鬼偷窥她，这让我勃然大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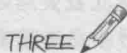
每次我抓着一个色鬼就是一通猛打，揍得对方鬼牙遍地，鬼脸开花。

偶尔也有几个色鬼不服，指着我威胁道：“你无缘无故打鬼！小心我找冥警抓你！”

我抡着膀子攥紧拳头大步逼向他们：“你偷窥我女朋友我还不打你？你丢不丢鬼脸？看我不打得你怀疑鬼生！”

渐渐地，也就没鬼敢靠近她身边。但我担心我一走那些色鬼就会卷土重来，便一直待在她身边。

我生不能与她偕老，死也要护她安好。



我的女朋友是个标准的野蛮女友。平时总喜欢打我，我能胖揍这么多鬼，不得不感谢她平时对我的“照顾”与“锻炼”。

她一直是个坚强的女人，我认识她7年，和她在一起5年，从没见过她流过泪。

而就在我死后的短短几天，我便看见她对着我们的合照流过无数次泪，有时甚至哭得几近晕厥。

那时我就告诉自己：除了帮她赶走色鬼，我还得为她做点什么。而四年后，我终于能实现这个目标了。

冥府每个月会给没有收入的鬼发一千万冥币的低保，这数字

听着挺大，其实钱并不多，因为人间的冥币厂造纸钱造得太狠，面值动不动就上亿，阴间早就通货膨胀得不像话了。我的低保一直没用，四年来积少成多，才总算买得起一项阴间为思念人间亲友的鬼开发的特殊服务——鬼书。

鬼书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鬼也能书写的一套本子和笔，而且在上书写的字，能被一个特定的人看到。

阴间为了便于管理众鬼，会给每个鬼派发手机，发一些做鬼大法好、黄泉路堵了、孟婆汤有毒、忘川水质严重污染之类的短信。我拿出手机打开“阴宝”APP——一个阴间的网上购物商城，购买了鬼书。

购买成功后弹出一个页面：请绑定您要与之沟通的人。

我输入了女朋友的名字和身份证号。只见手机中射出一道耀眼的白光，直冲进熟睡中的她的天灵盖，霎时，那道白光又冲进她床头的日记本和圆珠笔，只一瞬，白光散去，一切又归于平静。

我走到她床前，拿起本子和笔，这一刹那，我的手不可抑制地颤抖。这个日记本和笔，就是我在人间唯一能碰触和控制的东西。

第二天清晨，在她睁开蒙眬睡眼之际，我拿着本子正对着她，本子上有我龙凤凤舞两个大字——你好。

从她的视角来看，是本子无视重力悬在了空中，上面还莫名其妙地多了两个字，不知道她会不会被吓到尖叫。

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她一手把本子给拂开，翻了个身再度闭眼睡觉。我的乖乖欸！这玩意儿可是我攒了四年的辛苦钱啊！我心疼地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本子。

一秒，两秒，三秒……她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翻身睁眼一脸震惊地看着再度悬空的本子。

我瞧她的神情，暗暗告诫自己：这次要干点正事了。自我死后，她一直沉浸在悲伤中，这次我要当她的人生导师，指引她走出忧伤走向未来走入阳光。我拼命地搜索自己脑中的励志阳光正能量语录，开始奋笔疾书。

在她眼中，圆珠笔自己在悬空的本子上翻飞舞动，接着便浮现出一行行字迹。

——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现在的时光才是最好的时光。

——放下从前，活在当下。Tomorrow is another day.

——生活不仅有宅和忧伤，还有诗和远方。

——做一个有梦想的人，永远年轻，永远热血，永远心怀希望。

.....

她盯着那些我写下的字，静默良久，若有所思。

我欣慰地笑了，不枉我抠破头皮想出那么多直触心灵的优美

句子，总算是有点成效。然后我就看见她朱唇微启：“你有病吧？”

呜呼！看来猛药还下得不够。我又开始写：年轻人，听我这个过来人一句劝……

“你是谁啊？”

我写到一半就被她的问题无情打断。于是我决定撒一个谎，一个有格调有深度的谎。

——我是笔仙。

我面不红心不跳地写到。

“哦，你是圆珠笔精啊。”

喂！不要面不改色地误解我的话啊！好吧，好男不跟女朋友斗，我姑且先顺着她。

——你就不害怕吗？圆珠笔成精了欸！

“你成精又能怎样？你能伤害到我吗？——好吧，似乎不能。

“伤害不到我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要害怕？——好吧，女侠威武。

“你没成精前是我的笔，成精后就是我的精。——好吧，女侠有理。

“你本是我一直写日记的笔，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将你放在床头，那你一定对我的生活习性爱好等等了如指掌吧？——是的，女侠英明。

“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随身管家，每天提醒我喝水吃饭买东西……我忘了的事，你要替我记住。”——是的，小人遵命。

喂，不是要当人生导师吗？怎么不知不觉就成了免费管家了。管它的，她开心就好。

就这样，在我呆在她身边的第四年，我终于融入了她的生活。

我终于让她意识到了我的存在，虽然是以圆珠笔精的身份。

可这样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。

#### FOUR



那是七夕，她晚上回家时贪路近，拐进了一个小巷子，我埋头写字也就没注意到。

她遇上了几个流氓，他们用粗鄙的语言调戏她。我闻言大怒冲过去给了为首的一记猛拳，在我的手如空气般穿过流氓的身体时，我才意识到——哦，我是鬼。

他们迅速地靠近她，她机灵地转身就跑，却还是被抓住，他们将她按在暗巷的墙上，对她动手动脚。她拼命地反抗，拼命地大叫。

我将本子重重地摔在流氓头上，我要打爆他的头！我将笔使劲刺入流氓的眼睛，我要戳穿他的眼睛！

然而，无济于事，无济于事。

本子和笔只有我和她能看见和碰触，对于其他人而言就只是空气。

即使我能为她赶走一千个一万个色鬼，然而对于人，我毫无办法。

毫无。

那一瞬，我从半年多来与她一起斗嘴玩闹的快乐中清醒过来，再一次意识到了自己身为鬼的无能为力。

正当我陷入绝望之时，两道刺眼的手电射入暗巷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一声洪亮的怒吼穿云破石，两个警察挥舞着警棍奔过来。

这几个流氓许是第一次犯事，一怂，就一溜烟跑了。

我不敢想象，如果不是两个偶然路过的警察，事情会是怎样的后果。

办完一切，回到家后她已经是满身疲惫。

我在本子上写——对不起，我什么都没帮到你，作为管家，我失职我混蛋！

她却笑了：“你有什么失职的？我又没给你工资。”她居然反过来安慰我，“我看见你拼命打那些流氓了，圆珠笔精，不要自责。”

她的善解人意却让我更加自责。我陷入沉默，不知该写些什么。

她开口打破沉默，声音似有感伤：“今天是七夕，有情人本该相聚在一起。”

连牛郎织女都鹊桥相会了，我们为什么却是这样呢？

我们明明近在咫尺，却如隔千里。

她看不见我，听不见我，触碰不到我，感觉不到我。

连一个对视都奢侈。

我沉重地写——是啊，今天是七夕，外面都成双成对的，你那么漂亮，怎么不找个男朋友呢？

她只是看着她手腕上我生前送给她的情侣手链，说：“我男朋友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我找不到他了。”

我突然眼底发酸，可是鬼魂，连落泪的权利都没有。

“你说我男朋友在哪儿？在想些什么？”

这些日子，她从未提有关男朋友的事，我想让她渐渐忘了我，也从不提及。面对她这么突然的问题，我有些不知所措，稍加思索后，我还是郑重地写下——我不知道你男朋友在哪儿。不过我猜，他也许在想：要是有人给他烧点纸就好了。

“是吗？”她有些苍凉地笑了，接着说，“以前，我最喜欢和

我男朋友这样牵着手。”

她伸出手，张开五指，然后将五指弯曲。

那是曾经两个人的十指紧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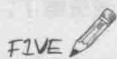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扣住十指后，我会说——我抓住你了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哪儿都别想跑。”

好，我不跑，哪儿都不跑。

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

我伸出手，摊开那幻影般的手掌扣住她空荡荡的五指。

一虚一实，一生一死，紧扣十指。



中元节那天，我手机滴滴滴响了，我打开一看，是中国冥行发的短信——

您尾号 XXX 的账户七月十五收到亲友烧的纸，合计冥币（MB）7400000000000000.00 元，活期余额 7400000000000000.00 元。[ 中国冥行 ]

谢天谢地谢女朋友！她竟然还记得我的话，居然在鬼节给我烧纸，还一烧就是笔巨款。

我一个穷鬼，终于体会到做大款的感觉。我马不停蹄奔赴冥府，去“阴间对人间办事处”购买“托梦”服务。“托梦”属于高阶服务，必须按照正规程序办理，不像“鬼书”只要在网上商城购买就行了。

我排完老长的队，填完一堆的资料，盖完一堆的章，终于买到两次一小时“托梦”服务。

待我重返人间时，已是第二天的晚上九点。我的父母已经入睡，女朋友还醒着，于是我先入父母之梦，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，诉说我对他们的思念之情和抱歉……

我回到女朋友家时，她还醒着，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日记本。

上面有一行她写的字——你在吗？

不知她什么时候写的，难道她一直在等我？

我连忙操起圆珠笔回应她——我在。

“这么晚了，你不睡觉啊？”她笑着说。

——圆珠笔是不用睡觉的。

你不安眠，我又怎能入睡？

“陪我聊聊天吧。”

——嗯，你说。

想尽量，多听听你的声音。

.....  
“我的男朋友，我很喜欢他。”她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，“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”

——我知道。

她还喜欢我，我还喜欢她。

可是又能怎样？我除了帮她赶赶色鬼，什么都不能为她做，连帮她擦眼泪都做不到，更别说保护她给她幸福。

心灵相通终究抵不过阴阳相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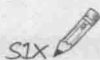
我宁愿你别再喜欢我了。

别再喜欢一个无法带给你幸福的死人。

“今天说了好多话，我去睡了，晚安。”

——晚安。

梦里见。



在她的梦境中，她看见了我，她拼命地向我跑来。我见她眼中闪烁的泪花与她激动的神情，以为她要给我来个爱的亲亲温柔的抱抱，以诉相思之情。

谁料迎接我的是她的拳头，她一拳捶在我的心口：“臭小子！你这么久了跑哪儿去了？”

她打着打着便开始哽咽，手上的力气也越来越小。

她红着眼眶不停地问我：“你跑哪儿去了啊？你跑哪儿去了？你跑哪儿去了？你跑哪儿去了……”

我一直在你身边啊。

可我怎么说得出口，我抬手扶着她靠在我胸口的头。

我说：“忘了我吧。”

她闻言停住哭泣，不可置信地抬起头看着我，好看的眼中全是震惊。

但她什么也没说。

我也什么也没说，主要是不知道说什么，更重要的是——怕说错话被打。

良久，她吸了吸鼻子，抹了抹眼睛，缓缓开口，声音还有一丝颤抖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老是打你。”

可我多想天天被你打，我知道，你的架势很足，力道却很轻。你打在我身上的拳头从来都不痛。我感受着你的身体触碰着我，常趁你不备拉你入怀中。



打着打着就抱在一起。

天知道那些日子我是多么快乐。

“我不在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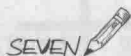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在意你打我，我在意的是你。

……

之后我们什么也没说，把道别的时间留给拥抱。

让这个梦结束于一个拥抱。

一个结实而温柔的拥抱。



自那晚梦里相拥后，她变得开朗许多。她开始走出家门，走出她的小圈子，结识新的朋友。

她认识了一个男人。这男人是青年才俊，大帅哥一个。最重要的是他阳气十足，和我父母一样，是鬼无法靠近的体质。连我这种有资历的老鬼也最多只能靠近10米，那些新鬼，远远看着他都绕道走。

我在十米开外，看着他们约会、吃饭、谈笑。他对她很好，和他在一起时，她真得蛮开心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见他单膝跪地，掏出一枚钻戒，而她喜极而泣地点头。那枚戒指便套上了她的无名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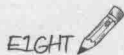
她喜欢他，他也喜欢她，他能保护她。

挺好。

我，鬼龄五年，决定不做鬼了。

投胎吧，再世为人吧。

也许在某个轮回，我还能遇见你。



“他已经走了。”

英俊的“未婚夫”对她说：“如你所愿，他终于放下你，不再流连人间，投胎去了。”

她听罢一言不发，摸出笔在一个本子上写道——你在吗？

良久，圆珠笔没有任何动静，本子上也没浮现任何字迹。

这一次，没有出现“我在。”

她取下无名指的钻戒，归还给“未婚夫”，说：“谢谢你，酬

金我转账给你。”

七月十五，中元节。她在本子上问：你在吗？久久没有回应后，她确定男友不在。于是她独身一人出门，找到了一名知晓鬼事的大师。

大师说鬼没有轮回。

大师说做鬼超过五年，就不能再选择投胎做人。

大师说鬼虽不会死，却会灰飞烟灭。鬼一到七八十岁的年龄，就会消失，这世上再没有这个鬼，天上人间阴间都没有，每个角落都没有。

七月十六，她对他说：“我的男朋友，我很喜欢他。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”

这是最后的告白，也是提前的告别。

“我怎么可能认不出你呢？”她轻翻日记本，纸张一页页掠过，密密麻麻的字迹像一条条小蛇，最后停留在他第一次写的那页。她抚摸着那两个歪歪扭扭的大字——你好，笑了：“这么丑的字除了你还有谁？”

我的男朋友，我很喜欢他。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

以后也是。

end